

缘深情浓

孟昭庚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5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864166

I247.5

M627



物深情浓

886416

(吉)新登字 01 号

缘深情浓

著 者	孟昭庚		
责任编辑	于二辉	版面设计	孙晓强
责任校对	于二辉	版式设计	阿 岚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江苏吴江震泽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373-3/C·925

定 价 15.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缘深情浓.....	(1)
粉红色纱巾.....	(165)

缘深情浓



故事发生于 1995 年夏秋之交，但故事中所套的故事，却是遥远的过去。

—

在这个城乡参半的劳改农场的场部干部住宅区，一套装修得极为雅致的单身女人的房间里，一场很不融洽的谈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这是一套在绿树掩映下独门独院又带半间小楼格局的别致住宅。天井两侧，在两扇大窗户前各有一个花坛。此时正是盛夏季节，花坛中嫣红紫绿，一棵枝叶繁茂的白兰花，开满冰清玉洁般的花朵。晚间根本不用开电吊扇，锁上院门，阵阵凉风就灌进室内，这徐徐而来的凉风让人比吹冷气还要舒服。

一个美丽而动听的故事，就是从这幽雅的庭院里展开的。

室内花香浮动，但对于争论中的男女并不觉得心旷神怡。他们争论激烈的时候，房间里除了壁钟有节奏的嘀嗒声，就是彼此都能听到的对方粗重的呼吸声。

争论的一方是益城监狱也是云海农场的工会主席牛莎，她可是这里经省厅任命的唯一一位女性副处级干部，曾任过监狱政治处主任这一非同小可的要职。她虽虚岁四十有九，但仍旧艳丽动人，岁月似乎不曾在她脸上留下痕迹，她的举止、谈吐，虽多了一点说教，少了一点温馨，但有一股摆脱不了的漂亮女人所特有的气韵。此刻，她板着面孔，瞅着争论的对手，那个比她大不了几岁的监狱内部小报——《希望之声》仅仅享受科级干部待遇的编辑王钊。

他们不是夫妻，直到目前为止，这对孤男寡女连热恋中的情侣也称不上。要说他们的关系，更象一对非同寻常的“同胞兄妹”。

牛莎在王钊丧偶后，把他作为自己梅开二度的最佳丈夫人选，虽没有直言不讳地表白，但在言语和眼神中已做过不止一次的试探和暗示。王钊不是傻瓜，他当然知道他这位牛大妹妹的良苦用心，可他却始终将她视为小妹妹。作为兄长，他不愿意逾越兄妹关系，将兄妹之情转化为男女之间的情爱，他也会想明明白白地拒绝她，坦坦白白地告诉她，可又怕伤了她的心，每次话到嘴边又不忍启齿。

牛莎呢，却认为火候未到，相信功到自然成。她认为女人的温情是可以焐暖男人那颗冰冷的心。

她爱上王钊已有经年了。还在16岁的花季，她那颗还是纯情少女的心里就暗暗地萌发了对他的爱。之所以未能如愿以偿，花开并蒂，牛莎总把这桩夭折的姻缘归咎于那场应被诅咒的“史无前例”。要不，象她这样的一个女人，到了现在总不至于还没有一个幸福而又稳定的家庭吧？

现在是天作之合，一定得紧紧抓住他，抓住了就不要轻易松开。她在苦苦中期盼，期盼那个幸福的时刻。为了寻回失去的爱情，为了能与王钊“破镜重圆”，她断然拒绝了省司法厅那位丧偶的副厅长熊天驰的苦苦追求，为此而得罪了欲替她牵线搭桥当红娘的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场长黄珪如。

那位熊副厅长也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直至这个月初，还满怀希望地一个劲地请他的忠实部下黄珪如莫要懈怠，继续作牛莎的思想工作，只要牛莎思想稍有松动，他会设法将她上调至省监狱管理局担任工会副主席，以便创造相互接触的机会，进一步培养感情。

由劳改农场调入省级机关，一般人是求之不得的，可牛莎却断然拒绝了，因为她心目中的王子就在身边。为了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能让他有一个舒适雅静的读书写作环境，她不惜血本准

备了这一套独家独院带小楼的住房，那半间小楼作为他的书房再好不过了。毫无疑问，这样的房子若不是在海滨农场，而是在寸土寸金的省城，即便是厅长级官员也很难住得上的。

这是在前年，经上级批准，每个场（处）级干部自掏腰包集资三万元盖住宅小区，她毅然参加集资，搞到这套令人嫉羡的新房，又自费一万伍仟元作了装潢。不但多年来的积蓄掏得净光，而且还借妹妹八千元。还不就是为了那一天欢欢喜喜进新房吗？要不然何以将本来住得好好的那套两室一厅的住房退掉？

回首往事，不得不令她恼恨和心碎。不幸而又错误的结合，最后又被丈夫无情地抛弃，使得她在婚姻上成为一个悲剧式的女人。

作为一个中年女人，即使十分地敬业，发奋图强，把全部的精神都投入到事业中去，白天忙忙碌碌感到很充实，部下对她敬重，同志之间笑脸相迎，也有一些男人常来她的身边大献殷情。可一到晚上一到夜里，寂寞悄然降临，有时候内心深处往往不自觉地生出对男人的渴求。她不信奉独身主义，作为一个女人，她认为还是应该找一个情投意合的男人结为伉俪，厮守到白头。那如意郎君是谁呢？就是那个跟她青梅竹马的王钊哥哥。

王钊虽丧偶三年了，但尚未听说他跟哪个女人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她在这方面还是特别留意的。

她曾一度担心，场长黄珪如的儿媳妇、场办打字员乔谷芬与王钊有染。一次，她从文印室门口经过，乔谷芬喊她并立即追出来，俩人就在路旁谈着话。细心的牛莎忽见乔谷芬的眼神往旁边一扫，迅即而热切。她顺方向一瞥，走来的是王钊，虽只有一刹那，但牛莎还是感到了其中这非同寻常的意味。她离开乔谷芬，心旌晃荡，忐忑不安了好一阵子。但事态的发展表明，仅是乔谷芬的一厢情愿，王钊依然故我，对她总热不起来。可男女间的情

事，往往有其自身的奇妙规律，有的能自生自灭，有的却象洪水一样一泻千里无法阻挡。因此对于此事，她很难泰然处之。

她原本很自信，在农场内部，在场部机关，在场部驻地的丰鹤小镇，虽说不上一枝独秀，但好象还没有遇到一个有条件能和她匹敌跟她争抢王钊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王钊守口如瓶，凭着女人特有的敏感和直觉，牛莎还是察觉到了他跟乔谷芬那种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心里正暗暗恼恨呢，现在突然又冒出了一个旧情人，而且还是省内少有的大富婆，而且她跟王钊还有一个年近三十的私生子，而且这个富婆竟向王钊展开金钱攻势，想以重金引诱王钊跟她重续旧好，重温旧梦，妄图把王钊从她身边，从她心上夺走。她实在忍无可忍了，心里唾骂着：“该死的王钊，该死的那个富婆！”

平素温文尔雅，颇讨人亲近的脸蛋勃然变形，平生第一次疾言厉色，用尖刻的语言对她所敬爱的兄长发难，一开始便倒海翻江攻势凌厉，王钊似乎招架不住节节败退。

在一阵猛打猛冲之后，王钊似乎理屈词穷了，可牛莎依然在穷追不舍地盘诘：“你那时才二十出头，竟敢玩你团首长的老婆，还把人家搞出个大肚子来，也真色胆包天了！”

“哎呀，跟你解释过不止一次了，尽管我很爱朱大姐，但就我当时所受的教育，我的道德观，我是绝不愿意那样做的，但有什么办法呢？”

“这么说，是她主动向你进攻，逼你就范的，对吧？”

“可以这么认为。她不主动，我就是有色心也没有那个色胆，甭说干那号事了，但也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样一见钟情一拍即合。我跟她朱妙嫦早就认识了，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同在县中上学，她高中，我初中。她很欢喜我，将我看作她的弟弟，我也很敬慕她。为此，她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的生命之舟差点沉没！”

“哎呀，我的天那，你们真有缘份，月下老人早就将你俩的腿拴在一根红线上，任凭到天涯海角也不离分。感情基础这么深厚，难怪一朝相见情意绵绵，眉来眼去，迸出情欲的火花。她嘛，投怀送抱，你嘛，就挡不住诱惑了，俯首贴耳任其摆布，对不？”

“你不能这样对我冷嘲热讽。”王钊只觉得双颊发烧。

“你当时是革命军人，如果敌人用美人计拉你下水，你肯定上钩当俘虏！”

“那毕竟不是对敌斗争的战场，况且她当时也没带任何政治色彩，仅仅是要我帮她生一个孩子。而且就那么一次，她就自觉中止了。”

“你那时入党了吧？”

“已有三年党龄。”

“好家伙，你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不能洁身自好，还不如古代书生柳下惠哩！柳下惠尚且能坐怀不乱！”

“柳下惠？你大概不会不知道”，王钊冷冷地说到，“那是古人笔下正人君子的艺术形象。这个人不是血肉之躯的血性男人，他是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就是月宫女神嫦娥也有思凡意嘛，不是还有出古装戏——《吕纯阳调戏白牡丹》吗？”

“好了，好了，我的大才子，你不要再引经据典为自己辩白了。无怪乎人们常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她当时看中的就是你这个小子会使坏！”

“真是天大的冤枉。我坦率地给你讲，我那时很单纯，虽然喜欢欣赏年轻漂亮的女人，但‘君子好色，发乎情而止于礼’，我从不产生邪念，对她们想入非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如果一个男人见到绝色美人不愉悦不动心，我想这个男人就不是健全的男人！”

“厚颜无耻！”牛莎非常恼火地哼了一句。

“哎呀，你这个人”，王钊拍打着自已的脑袋，气争败坏地吼道，“你对人都能讲理，为何对我就如此不宽容？厚颜无耻？我是厚颜无耻之徒吗？我既然厚颜无耻，你就不用理我好了！”说到这里，王钊浑身发抖，面部肌肉直颤，牛莎见王钊气成这样了，知道不能再刺激他了，于是恰到好处地松弛了绷紧的弦，对陷于苦恼中的王钊甜甜一笑，说：“算了，算了，不管是她玩你还是你玩她，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不去提它了。不过我真打心里佩服朱妙嫔这个女人对你多情又多义。”

“这倒一点不假，她对我是一往情深，比三十年前还那个呢！”

“就是嘛”，牛莎不无嘲讽地说，“那一夜，她对你刻骨铭心。时隔三十年，带着一大笔美金送子送财上门，真应得上‘一夜夫妻百日恩’这句老话了！现在我问你，你今天去市里见她，你答应认领那个私生于劳改犯了？”

“你讲话不要太损了，积点口德！”

“哎，我讲错了嘛？”牛莎“扑哧”一笑，反问道，“不是私生子难道还是公生于吗？”

“嗯，嗯。你这个人我真拿你没办法。你当政治处主任时，难道就是用这种语言和口气跟干部谈话吗？”

牛莎淡然一笑说：“内外有别。这是我的私宅，不是办公室。”牛莎看看王钊气色已恢复正常了，便说：“下午下班时，场里几个头头都来找我，说是一个海外女富商馈赠给王钊一大笔美元，要我动员你投资给农场一部分办公公司。”

“捕风捉影。那怎么叫馈赠？她投资开发滩涂，将紧挨我们农场的那片尚未开垦的滩涂全部租赁过去，办一个垦殖公司，想让我作她的代理人。”

“你答应了吗？”

“我这个人没那个胆识和能力啊！”

“你放弃了？”牛莎霍地从沙发上站起，“告诉你，放弃了绝对是天大的错误！”

王钊“嘿嘿”一笑说：“这么说你还是赞成我跟她合作的！”

“你这个书呆子，送上门的财神你都不敢接。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能引进一大笔外资的人可就是功臣哟，连厅长局长也要对你刮目相看了！你怎么答应她的？”

“我没有回绝不做代理，只是说让我考虑考虑。这么大的事，不跟你这个妹妹商量妥当了，我岂敢敲定。”

牛莎娇嗔地一笑，“如果放弃了那才真是缺乏理性无胆无识的庸人呢。我看你甭做代理，还请她出任总经理，你给她作总经理助理。”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王钊爽朗地一笑：“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不过，以后少不了请你多出点子，鼎力相助噢！今天，她是不让我回来的，是我执意要连夜赶回的。你想想看，如果我不赶回来将情况向你和场领导说一说，这件事一耽搁，恐怕就被搅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了。”说到这里，王钊抬腕看看表，说：“天不早了，我也太疲劳，回家休息了！”牛莎送他至门口，两人都不由自主地抬头望一眼对方，眼神里渗透出的，双方都以为看清楚了。

“哦，我差点忘了”，王钊又转过头来，对站在院门前的牛莎说：“你帮我测算一下，开垦这五万亩滩涂究竟要投资多少？包括农机、人工。总之，一切的一切，一笔笔算一下。”

“我可不给你当秘书噢！”牛莎咧嘴一笑，白净的脸上恢复了宁静和温柔，洋溢着惬意的神情。

“我高薪聘你！”

最后牛莎意味深长地说：“你跟她接触时要有分寸，要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忘记还有一个苦苦恋着你的乔小妹呢！我的老兄

啊！爱情可不是流行歌曲，哪首好听唱哪首啊！”说完脸上飞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

二

乔谷芬做姑娘时称得上农场一枝花，牛莎当初在场部职工子弟中学教书时，乔谷芬是她班上众多学生中的佼佼者。已成为少妇的乔谷芬又被一些为她姿色搞得神魂颠倒的男人誉为农场的小月亮。

乔谷芬有主见，有正义感，嫉恶如仇，这一切跟她文静漂亮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牛莎绝对不相信端庄娴雅的乔谷芬会是什么歪芦柴——骚（烧）货，这纯粹是一些人出于不正常的嫉恨心理编造出的流言蜚语。

确有那么几个好色之徒，以为她丈夫已不能跟她过夫妻生活了，象她这样生活在开放年代的美若天仙的少妇，男人应该是她生命的全部，离开男人也许一天也不能过，于是绞尽脑汁，施展一切手段对她进行性骚扰，企图得到她。然而面对各种各样的骚扰和诱惑她都不为所动。

乔谷芬对牛莎很尊重，直到现在还亲切地称她为牛老师而不叫她牛主任、牛主席，这说明近二十年了，乔谷芬还念念不忘师生之情。乔谷芬之所以向王钊发起情感上的进攻，是因为她作为旁观者，看准了王钊因心理上难以承受的重负，是不可能与牛莎结为百年之好的。牛莎只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若王钊在续婚的意向中，哪怕有一点点牛莎的影子，她乔谷芬决不会去涉足他们的感情世界。

乔谷芬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到场部办公室当一名打字员，被场部政治处青年干事——黄场长的公子看中，连哄带“强”，火箭式地结了婚，生一男孩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不幸的是小黄三年

前酒后骑摩托，与一卡车相撞。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却撞坏了头脑，成了植物人。一张呆滞的脸不言不语仰向天花板，屎撒在床上，尿拉在床上，房内的浊气令人窒息。

这房间，除了病人的特护保姆——他的妈妈和妻子，其他人包括他的生身父亲黄珪如，皆早已很少进去了。做妈妈的总是幻想着早晚有一天儿子会突然醒来。

这一下子好了，飞短流长，说什么的都有。煞有介事地编造出“黄场长扒灰是公开的”这样的神话。说为了笼络住儿媳不使儿子这个小家庭妻离子散，那个被人称为“河东狮吼”的母老虎一改常态，显出少有的宽宏大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丈夫跟儿媳同床共枕。

一天晚上，乔谷芬跑到牛莎住处大哭一场，请牛莎帮她解决住房，说要搬出老头子家单独住，哪怕巴掌大的地方，只要能放张床就行了。

牛莎知道她有难言之隐，很怜爱地劝解道：“小乔，你太幼稚了，那样不等于送话给人家说吗？我兼房管会副主任是不假，你公公是场里一把手，你想想看，他不发话，谁也不能批个单身房子给你。”

“牛老师”，乔谷芬哭得更伤心了，“我没法活了，外面说得太难听了！”

牛莎掏出手帕替乔谷芬边揩眼泪边说：“小乔，你是我的学生，我最了解你也最同情你。嘴长在人家脸上，他穷极无聊爱怎么讲就随他便吧，只要你们一家过得好好的，谣言不攻自破。”这时正好电话铃响，牛莎接电话，是场办通知她参加一个会议。乔谷芬知趣地站起来告别。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牛莎虽未听到有关王钊与乔谷芬的什么议论，但凭女人特有的直感也觉察出了一些端倪。未雨绸缪，

牛莎决定对王钊旁敲侧击。用妹妹对哥哥说话的口吻直言不讳地警告他各方面注意检点，跟乔谷芬往来不要太密切，要注意适度。

王钊一听，脸都气红了：“乔谷芬，在我眼里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我怎么可能找比我小十八、九岁的女娃，况且她还是我顶头上司的儿媳妇呢？”

牛莎心里还是不踏实。她认为年龄的差异并非男女间情爱的障碍，在这方面，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在丈夫跟她离异之后，一个比她小八岁的大学生，将她当作心目中的偶像，对她紧追不舍拼命追求，身为政治处主任的她，一时被搅得六神无主，那颗冰冷的心差一点被他一封封炽热的求爱信掀起波澜而萌发情愫。当然，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她是单身女贵族，而王钊当时不但没有调来农场，而且还是个有妇之夫呢！

当然那个大学生的求爱最后还是被她婉言拒绝了，他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提出调离农场回原籍工作。

牛莎考虑到这个青年是个很不错的人才，他还没有配偶，有选择妻子的自由和爱的权利，牛莎主动找他谈话打消他种种不必要的顾虑，坦率地给他解释他们之间不适合的理由，给他剖析爱情与事业的关系。并亲自出面当红娘，将一个师专毕业的女教师介绍给他做朋友，后来他们成了幸福的一对。现在这个大学生已当上科长了。

牛莎的担心不是无中生有的幻觉。

三

乔谷芬天生丽质。白净的脸庞，高挑的身材，红唇皓齿，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对这样一个成熟的少妇，很

少有男人不为之所动，何况感情又特丰富的王钊呢？牛莎知道，王钊这个人绝得很，从孩提时代就惹人喜欢。是那种只需一眼，就令人印象深刻的男孩，走到哪里，男男女女都莫名其妙地对他有兴趣。

牛莎想，这大概就是气质，气质也是一种语言，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嘛！诚然，进入人生盛年的王钊，体态比先前瘦了一些，加之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文学创作方面，这使得他本来就好看的脸，清瘦中透出一种深沉的儒气，大概他内心总在策划，总在构思故事情节，所以反映在脸上的表情总让人捉摸不定。而通常不能完全确定的东西是最富有吸引力的。尤其会吸引那些敢于去冒险的女人。总之，牛莎的这位王哥哥，是那种很有韵味很能吸引女人的男子。平心而论，假如王钊与乔谷芬互相吸引，结为伉俪，也算是一对才子佳人，你奈何他不得，他们是自由的，既不悖道德又不违法律，也不用你批准，最多是以征求你的意见作为公开此事的方式。

乔谷芬确实由对王钊的崇拜而发展到迷恋。一开始王钊负责编辑的《希望之声》小报版面很小，有二、三年的时间皆由乔谷芬帮助打印。打印好了，王钊就去校对，一来二去俩人就熟悉了。后来王钊在省内外报刊上不断发表小说、故事、散文，乔谷芬读了这些文章，对才华横溢的王钊更是欣赏，在她眼里王钊是何等了得了的人物！因此在王钊的妻子因舍己救人牺牲之后，乔谷芬的心有了“蠢蠢欲动”之意。

“王叔叔你真了不起！”一次王钊去文印室，乔谷芬发出由衷的赞叹，两眼放射出羡慕之光。

“看你说的”，王钊微微一笑，“有啥了不起的，小儿科，一学便会。”

“王叔叔，你写好稿子我帮你用微机打印，怎么样？”